

古
棣著

民
衆
教
育
新
動
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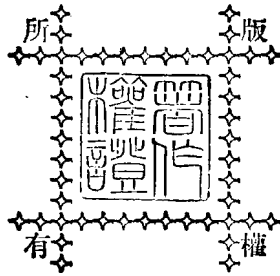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民衆教育新動向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古 棣

發行人 顧 樹 森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一九八)

自序

這本小書是我在上海生活最困苦的時期寫成的，雖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貢獻，但至少也值得紀念。

我自從二十六年冬大上海淪陷，國軍西撤後，由無錫教育學院展轉避難，在蕪湖受了敵兵的砲轟，爲敵艦壓送到上海，即先後繼續在大夏、復旦、滬江各大學擔任講授社會教育或民衆教育。當時在戰後敵僞統治之下，不特參考材料很難得，甚至連思想言論也很不自由，所以講授的時候，只得由自己編定綱要，按步講授，或和各同學互相討論，並沒有採用課本或編印講義。對於抗戰後在大後方自由區一切社會教育或民衆教育的設施，也沒有公開提出。在這種情形之下，講授功課，當然不免貧乏和空虛。加以後來僞幣貶值，物價飛漲，區區教薪所得，實在不容易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因此，心情不安，更沒有全副精神來講授功課。記得有一個時期，連小米稀飯和青菜葉子都吃不起，豆腐豬血更不用說。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怎樣來講授功課呢？却是我仍然不願意爲着生活的困苦，而投到敵僞的機關，做漢奸敗類。這樣的支持一年又一年，到今年暑假，物價更漲，生活更不容易維持；同時美機爲着戰略來上海轟炸，也一天加緊一天，敵僞的統治，也一天利害一天，我自己的生命能否安全活着下去，實在不能擔保我爲着個人生活的掙扎，爲着民衆教育發展的前途，便決心動手寫這本小書。經過兩個月的暑假，剛剛完稿，便聽到世界和平的消息，說敵人已經接受波次坦三國宣言，無條件的向聯合國投降了。統治上海的敵僞已被消滅，本書當然有出版問世的機會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又怎樣能不興奮、不愉快呢？人生的遭遇如此，還不值得紀念嗎？

當我計劃寫本書的時候，就想從民衆教育發展的過程來看它的動向。因此，所敘述的範圍就不宜太過廣泛，只得就比較重大的設施來加以探討。同時也因爲參考材料的缺乏，更不能廣泛的論述。計劃定後，便動手寫作。寫完了檢視一遍，覺得這本

小書和其他民衆教育專家的著作有些不同的地方，值得一提的：（一）本書從民衆教育發展的過程來敘述，藉此可以明瞭它前後的轉變；（二）轉變是有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限制着，並非完全憑空而至的；（三）辦理民衆教育的人員必須深切認識這些條件，然後才能把握得住，向前努力去幹，走上光明的大道。因爲有這些不同，所以書中的文句，不免有些看來似屬消極的論斷；其實就是我特別敬告大家的話，希望大家格外要注意的。這就是我的小貢獻，其餘可由讀者自行批判。

在各章末後，本想介紹一些適當的參考書報，使讀者容易找到參考比較的材料。無奈目前的環境還不許可，只得暫時從略；僅在文中註明幾篇，並在章末提出若干問題，作爲研究討論的鎖鑰。

最後我要感謝後面附錄所列的各著作家和出版家，使我得到戰亂以後不容易得到的書報來參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在南京簽訂降書，古棣在上海慶祝抗戰勝利聲中記。

民衆教育新動向目次

大家幹

自序

頁碼

第一章 民衆教育是什麼

一、民衆教育的意義

二、民衆教育的對象

三、民衆教育的任務

四、民衆教育的目標

五、民衆教育和其他教育

六、研究討論的問題

第二章 民衆教育的內容

一、民衆教育的事業

二、民衆教育的行政

三、民衆教育的經費

四、民衆教育的人員

目次

二五

二三

二〇

一七

一七

一六

一三

一一

八

三

一

一

五、民衆教育的體制

二八

六、研究討論的問題

三二

第三章 民衆補習教育

三四

一、失學民衆補習教育之史的重要性

三四

二、失學民衆補習教育的機構

三七

三、失學民衆補習教育的推行

四二

四、失學民衆補習教育的實施

四五

五、職業補習教育的問題

四九

六、研究討論的問題

五二

第四章 綜合的民衆教育

五四

一、綜合的民衆教育也需要

五四

二、民衆教育館的演變

五六

三、民衆教育區的形態

六二

四、民衆教育的流動施教

八〇

五、研究討論的問題

八五

第五章 分立的民衆教育

八六

一、圖書館和民衆讀物	八六
二、博物館和民衆科學	九六
三、體育場和民衆體育	一〇〇
四、研究討論的問題	一〇五
第六章 民衆教育的新發展	一〇七
一、合作組織和合作教育	一〇七
二、衛生教育和健康教育	一〇九
三、自衛訓練和公民訓練	一一四
四、電影播音教育	一一八
五、戲劇音樂藝術教育	一二〇
六、家庭教育	一二四
七、兒童保育	一二六
八、學校兼辦民衆教育	一二八
九、研究討論的問題	一三〇
第七章 民衆教育向那裏動	一二二
附錄 主要參考書報	一四一

家（指各級政府或各級教育行政機關）或私人團體，爲欲實現教育權利之大衆化，及其內容之生活化，使更能適於人民需要起見，乃在正式學制系統以外，用各種不同之方式，辦理教育事業，俾未受教育之民衆，得補受國民應受之基礎教育，及已受教育者得有繼續受教育之機會，以提高文化水準，並促進民族向上。（見學林第三集）而莊澤宣徐錫齡對於民衆教育，便不加解釋。這樣看來，民衆教育專家對於民衆教育，可不是有不同的見解嗎？何況一般人呢！

我們要問民衆教育專家爲什麼對於民衆教育有不同的見解？自然除了客觀的因素之外，還有主觀的因素。前者如客觀的事實和它發展的過程，後者如各人的意識和它的反映；這一切都是使各人對於民衆教育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解釋。譬如拿民衆教育的對象來說，或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所說「……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之解放；其所恃爲後盾者，實爲多數之民衆，若智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也是。」的民衆作爲民衆教育的對象；或拿孫中山先生遺囑裏所說「……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民衆作爲民衆教育的對象；或指「社會上之全民」或指「全國民衆」或指「大多數貧窮的沒有教育的民衆」或指某種年齡和程度的人民；……在這裏，明明有客觀存在的條件限制受教育的對象，而各位專家乃就主觀的意識加上一種合理的解釋，結果，民衆教育的對象便成了極不相同的東西。

還有一層要知道的，就是民衆教育可以在發展的過程上變更它的意義和對象。譬如在現階段，因爲過去教育制度是資產化的，許多人都爲了沒有資產，不能受到那種教育，結果，便成了許多年長失學的民衆。所以陳禮江說：「民衆教育是年在十六歲以上未受教育者的一種補受的基礎教育。」二十五年頒布實施失學民衆補習教育辦法大綱第五條規定：「失學民衆補習教育，應先自十六歲至三十歲之男女實施，繼續推及年齡較長之民衆。」尤爲明顯。但是如果社會經濟改善了，或者

教育制度改變了，沒有資產的限制，年長失學的人不會有，那麼，民衆教育才可以變爲『對於幼年或成年曾受基礎教育者的一種補充的繼續教育。』由此可見孟憲承所謂『民衆教育就是大多數人民的教育，』是就現階段而說的；高踐四所謂『民衆教育就無疑義的應該指全國民衆，』是就將來的發展而說的。發展的過程不但有時間的關係，並且有條件的限制。這兩點如果不加注意，自然會使各家的解釋不相同。

最後還有一點也要注意的，就是發展的過程不但是前後連續的，而且也是質量轉變的。譬如現階級因爲年長失學的民衆很多，民衆教育不得不着重在民衆識字方面；但是識字教育逐漸推行，便可漸次注意到充實民衆生活的各方面。陳禮江所謂『民衆教育是包括人生全部的活動，』便是這個意思。馬宗榮黃雪章說：『民衆教育是指全民所應受之教育，牠的涵義，在橫的方面，認爲凡屬民衆，均應受民衆教育；至若在縱的方面，則言個人從出生而至老死，都有受教育之必要。換言之，民衆教育是爲全人生的教育。』（中國成人教育問題，商務版）也是同樣的意思。

簡單的說，在中國現階段，民衆教育是一切勞苦人民大眾爲着改善生活所應受的基本教育；進一層說，民衆教育是發展人民大眾社會生活的教育。我們這樣辯證的來解釋民衆教育的意義，比較用機械的固定的說明，自然要妥當得多。

二 民衆教育的對象

民衆教育的意義已經說明了，從而民衆教育的對象也不難確定。就現階段說，無疑的要以一切勞苦大眾，尤其是成年的勞苦大眾爲民衆教育的主要對象；再進一步才是社會上的全體民衆或全國的民衆。否則，無條件的說『無論男女、職業、貧富、貴賤，受教育與未受教育，自上全國領袖，下至販夫走卒』都是民衆教育的對象，實不免描寫得太過冠冕堂皇。

爲什麼要這樣確定民衆教育的對象呢？這是歷史事實的表明，並非完全個人主觀的意見。作者在十五年前根據若干事實，分析研究，就回答『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見中華教育界第十九卷第十期）隨後又根據調查報告，再提出

『民衆教育者把握了問題沒有？』（見教育與民衆第八卷第二期）希望大家特別注意。我們現在這樣確定民衆教育的對象，也無非是事實的表明。因爲照作者前文的分析，現行的教育本身已經資產化，只能培養消費的能力，生產的能力雖非絕對不能培養，但總不及消費的能力來得大。而在勞苦民衆方面，因受了種種壓迫榨取，結果，工作時間極多，收入極少，支出却並不少，所以經濟困難，生活惡劣。若照作者後文的調查報告，即使各地設立了許多民衆學校，而入民衆學校的學生，還是比較富裕的份子。例如鄉村民衆學校，富農中農的子女要佔百分之五三·五，而貧農的子女只佔百分之四六·五。所以號稱民衆學校的教育，也仍然不是真正勞苦民衆的教育。今後果真要成爲真正勞苦民衆的教育，自不能不認定他們爲主要的對象。

勞苦民衆的情形怎樣？這是研究和實施民衆教育的人員都應當知道的。所以孟憲承編的民衆教育就注意到這點，而莊澤宣徐錫齡編的民衆教育通論更有專章詳細的論述。即作者除在前文中列舉事實分析外，又在現代中國及其教育一書（中華版）中從各方面提供了更多的事實，分析得更詳細。現在我們可以綜合起來，提出幾點，略述如次：

第一，就所謂失學民衆的人數來說。因爲教育資產化，勞苦民衆的生活惡劣，而文字又難學，甚至完全不感覺得需要，於是便造成了無數失學的文盲。據十九年教育部改進全國教育方案所載，全國識字者約百分之二〇，共計八七，二一八，九〇九人；不識字者約百分之八〇，共計三四八，八七五，九六二人；其中十五歲以下者佔百分之二六·五，計一一五，五六五，一六二人；六十歲以上者佔百分之七，計三〇，五二六，六四六人；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應受補習教育者佔百分之四六·五，計二〇，二七八，一五三人。雖然近年來政府當局和教育界極力推行識字教育，尤其是二十五年以後，掃除了不少文盲（照陳禮江說，自

十七年到二十八年止，已有四六三四八四六九人，但據二十九年三月報章所載，文盲仍舊很多，至少有百分之三三以上，共計一四二九〇一五三一一人（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中美日報）。這些文盲，雖不盡屬勞苦民衆，而勞苦民衆必然佔絕大部份無疑。

第二，再看勞苦民衆的分佈。因爲近代中國受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都市工業不易發展，農村相沿的農業仍佔重要的地位，所以農村人口還保留極大的比例。據十五年（一九二六）英文中國年鑑所載，全國農民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五。十六年武漢國民黨土地委員會乃估定爲百分之八〇。同年北京經濟討論處也估定爲百分之八〇；但十七年便改定爲百分之七一。十八年作者研究中國農村經濟問題，推算得百分之七二。十九年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發表的爲百分之七四。綜合起來看，農村人口當在百分之七五或四分之三以內無疑。在這些人口中，照許仕廉的估計，自然還是二五〇〇人以下的鄉村佔最多數，其次爲二五〇〇至一〇〇〇〇人的村鎮，又其次爲一〇〇〇〇至五〇〇〇〇人的市鎮。雖說近年有許多離村的人口，但鄉村人口仍佔絕對多數。不過農村人口中，又有社會經濟階層的不同。據二十三年陶直夫的估計，地主佔百分之四，富農佔百分之六，中農佔百分之二〇，貧農和雇農佔百分之七〇。由此可見農村中勞苦民衆是佔絕大多數的。且照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在二十二年調查蘇、浙、豫、陝四省的農村情形看來，貧農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於此更可看出農村貧苦的險象。至於都市勞苦民衆，沒有確實的研究，勉強可分爲有熟練技能和苦力兩種工人；人數多少，沒有正確的調查統計，大約前者佔少數，後者佔多數，但兩者都屬於無產或半無產的階層。此外也有一部份的商店或作坊的學徒，甚至無業或失業的游民，仍然是屬於無產或半無產的階層。那些資本家和老闆，在現行的教育制度下，自然不會被擠到文化圈外去的。

第三，分析勞苦民衆的物質生活。因爲他們在剝削榨取的社會經濟制度之下，多數工作辛苦，入不敷出，經濟困難，物質的

享受，主要的如食品、衣服、房租、燃料、雜項等，自然都是惡劣不堪。就作者在現代中國及其教育一書中所列舉的事實來看，一般勞苦民衆的食品費常佔總支出的百分之五九·八；衣服費佔百分之〇·七；房租佔百分之五·五；燃料費佔百分之九·七；雜項費用佔百分之一四·四。就是農村勞苦民衆，也差不多同樣佔到百分之五八·九；七·三；五·三；一二·三；一六·二。食品費佔這樣高的比例，依照專家研究的定律，正表示生活惡劣的狀況。却是他們每天從膳食中得到的營養，仍感不充足，不適當。如蛋白質、脂肪、發熱量，均不及普通標準，只有炭水化物是超過普通標準的。所以營養專家吳憲說：「……因營養太劣所生的病，如乾眼、腳氣、軟骨等，皆吾國所常見，然其數尚不多也。若因營養之劣而不適當，體質衰弱而無特殊之病狀可稽者，則十人之中，恐有九人。斯乃吾國積弱之直接原因，惟知之者尙鮮耳。……」要是改良膳食，增加蛋白質、脂肪等，又往往限於經濟，不易做到。食品是這樣，其他衣服、房屋等，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我們常常看見一般勞苦民衆的衣服破爛不堪，惡濁不過，居住又黑暗，又潮濕……正是這種事實的反映哩！近年來因爲戰事的影響，物質生活更形惡劣，尤其是敵僞統治下的勞苦民衆，連最低限度維持生命的物質都不能享受。試看下列各段報告，便可想見一斑：

「……農民因購買肥料種子，需款甚急，逼而飲斃止渴。並有土劣與不肖保甲串合，凡借款者，必須保甲長介紹證明，而借來之款，保甲長須插成，作爲介紹及證明之用。此種高利貸款，殊屬非法。……」（見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申報，財部通令嚴禁農村高利貸款）

「……各行農業貸款總額，已達四萬二千餘萬元，惟貸款之對象地主，囤積居奇，中農已變爲富農，而佃農則受壓迫。……」（見三十年十一月八日正言報，全國農業貸款）

「……現在米價較戰前漲三十倍，故地主無不坐享不勞而獲之高利，如不改徵實物，則其所納地稅，僅爲戰前百分之四，

佃農則反受其害。佃農以秋收大部交租，僅恃春季雜糧維持生活。此種農作物之增價，遠不敵米穀及一般貨品。以此等雜糧換取日用品，較戰前須增六成乃至加倍。例如以小麥換粉一斤，戰前爲一·二一升，今需二·三四升。此中取利者，則爲製造商及中間商。彼輩紅利已較戰前增五倍，而生活最苦者，要推薪給者……」（見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申報，物價對人民生活之影響）

以上是報告自由中國的農村狀況，以下再看敵偽佔領區的農村勞苦民衆生活情形吧：

「……目前蘇省農民種田之成本，飛躍增加。假如以虞（常熟）第二區論，每畝田除田租田賦外，更需肥料，每畝需豆餅五只，計價二千元，同時負擔地方雜捐每月六十元。

「虞縣幾區農民，所儲米糧，於秋季收穫後，維持至明年二、三月間，業已告罄，依賴小熟（小麥、元麥、大麥）所獲爲生，所食者爲糝湯（卽麥糝）有甚至終年食麥糝者。再以崑山蓬閩鎮附近鄉間，多售出食米，運往青浦，轉向上海，以致農民所吃的，爲薄粥和鍋巴湯而已。

「鄉保甲長的人選問題，農民極表關切。因爲此等中間份子，不免有中飽等情。例如常熟農民，於去年賣出食米時，米統會發出白券、藍券、紅券的配給物資證（每券可得棉布、肥皂、白糖、香烟）結果，農民祇得布一尺半。眼看鄉保長每人挾棉布數匹，肥皂等多量，吞聲忍氣。因彼等具有地方上勢力，不敢告發。」（見三十三年二月十一日申報，蘇崑虞產米區視察記）

「……農民的糧食收入，除了應繳各方官稅之外，所餘一部份，還不能完全自由支配；對於官米收買、軍米收買，亦要任憑給價賣出。等到賣了，再拿大價錢去買白米回來吃。其他一切日用品如肥皂、洋火、布匹等等，莫不要出大價錢去買。自己田裏種出來的不值錢，要吃要穿要用的，反要出大價錢去買。這種事情，農民們每一談起，都免不了有點「怨憤之情，溢於言表！」

「其實我們亦知道，這種事情，不獨浙東如此，其他各地，亦有相仿的情形，或者浙東比較更甚一點罷了。」（見三十三年十月八日申報，杭甬公路沿綫視察記）

第四，再來考察勞苦民衆的社會生活。因為他們生長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裏，有着封建殘餘勢力和帝國主義依存關係的響影，使得生活朝着矛盾的方向進行。於是表現出宗法家族的、鄉土地方的、獨立自由的、買辦附庸的、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各種各樣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行動。譬如家庭間父母子女意見的盲從或衝突，社會上同鄉客幫的糾結或鬥爭，各種職業的依仗外人的勢力來欺壓同胞，同行間的詐僞欺騙，思想信仰方面的趨新厭舊或保守迷信。甚至目前在江南無錫一帶的農民，因為受了敵僞的壓榨，無法對付，還有像義和團一般的深信神祐，刀槍不入，加入先天道，盲從黨魁的妖言；結果，做了敵人的槍下鬼，斷送了生命，還莫明其妙。這一切所謂自私自利，不顧團體，個人主義，不合作，不合理，……等，盡表現出形形色色的怪象。自然，在另外一方面，也表現出一些慷慨、義俠、互助、救濟……等舍己爲人的精神。不過兩相比較，還是光明不及黑暗，長處不及短處。所以有人說中國民衆是害了愚、弱、私四大病症。實際上，這是由於社會經濟制度不合理反映出來的現象，並非民衆的本質原來如此的。

三 民衆教育的任務

民衆教育的意義和對象已經說明白了，現在再來確定它的任務。依照陳禮江所說：「民衆教育是一種教育改造運動，所以它的第一任務是當給那些年長失學者補受基礎教育，或說將教育權利擴充到大衆，使它民衆化；第二是當充實教育的內容，使它能生活化；第三是當擔任國民的繼續教育的工作。民衆教育又是一種社會改造運動，所以它的任務，第一當爲復興

民族的動力；第二當爲鄉村建設的工具；第三當爲彌補文化上的裂痕，以創造合理的人類正常的文化的捷徑。」後來他又分析民衆教育的任務爲：「甲、協助學校教育；乙、促進社會改造；丙、實施繼續教育；丁、完成普及教育。」最後是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完成建國工作。梁漱溟更肯定的說，民衆教育的任務在救中國。他說：「我之所以認爲民衆教育可以救中國者，屬實從研究中國問題得來，非從研究民衆教育得來……民衆教育係知識份子與鄉村民衆互通聲氣之一辦法。余以爲知識份子領導農民，建設鄉村，厥爲取道民衆教育。民衆教育不在鄉村建設上做工夫，則民衆教育必蹈空；鄉村建設不取徑民衆教育，則一切無辦法。今日吾人正從事鄉村建設工作，所辦事業，如領導民衆造林、養魚、改良農業等，皆爲新事業，而非民間所固有者，亦皆屬民衆教育之功課。再如民間所有之陋俗積習，如纏足、吃鴉片煙等，亦爲吾人所亟宜設法改革者。余以爲民衆教育工作不外固定的與流動的兩種：固定的如教民衆讀書識字，在使民衆獲有一工具耳；流動的則須因時制宜——在匪患正深之地，而與民衆講休閒教育，必無益於實際也。總之，吾人今日所從事之工作，從目的說，爲鄉村建設；從方法說，係民衆教育。此種工作，全屬在文化建造上做工夫，其結果，可以解決中國問題，使中國無問題可言。」（民衆教育何以能救中國？載教育文錄，鄉村書店版）照陳梁兩氏所說，民衆教育的任務都是非常重大的。却是吳俊升便認爲今後的民衆教育，最迫切的工作，只有兩項：「一是識字訓練；二是國民訓練……識字訓練雖然不即等於民衆教育，可是仍然不失爲民衆教育最基本的，最要緊的一部分……今後的民衆教育，仍應以識字訓練爲中心工作的一種……中國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所以民衆教育應以訓練忠勇愛國的國民爲主要目標……今後的民衆教育，應在加強民族意識，培養國家觀念上多下功夫……今後的民衆教育機關，如果能以識字訓練和國民訓練爲中心工作，集中精神於剷除文盲，作育新民，兩個大目標；同時復就能力所及，儘量和社會上行政、生產、保衛、衛生等等機關合作，在這些鄉村建設事業上，也盡一部分推進的責任，那麼民衆教育便可算是入了正軌了。」（今後

的民衆教育，載教育論叢（中華版）吳氏這種說法，雖然只提出兩項，實際上第二項訓練國民的工作，也就是很重大的任務。

民衆教育的任務，除上面所述個人的見解外，教育部民衆教育委員會也曾於二十三年通過一個『民衆教育實施之途徑』的定案，說明『民衆教育爲輔助學校教育之不足，以達社會建設之目的。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民生之內含凡四：一曰人民之生活，二曰社會之生存，三曰國民之生計，四曰羣衆之生命。換言之，民衆教育之重心在民生，宜從民生着眼，從民生入手，以達到民權民族之進展。今欲求人民生活與國民生計之改進，必有待於生活之充實；欲求社會生存之保障，必有待於組織力的培養；欲求羣衆生命之光大，必有待於民族自信力之發揚。故生活力、組織力與自信力之培成，實爲目前從事民衆教育者所應努力以赴者也。』從這個定案裏，又可看出民衆教育的任務是很重大的。

民衆教育的任務到底應該怎樣確定？我們認爲一方面要看客觀的需要；一方面又要看發展的過程。在客觀的需要上，因爲中國過去教育不適當，社會不合理，民族陷於危亡，民權民生更談不到，自然很需要一種民衆教育來改造，來補充，來訓練，來發揚光大。但這不是一蹴就能夠達成的，更不是無條件就能實現的，還要就發展的過程來確定它的任務。我們就民衆教育發展的過程看來，從前清末年起，便把識字一項作爲民衆教育主要的任務，因此有所謂半日學堂、簡易識字學塾的設立；即在民國以來，先後也仍然有通俗教育學塾、義務學校、平民學校、識字學校、民衆學校、國民基礎學校、保國民學校、鄉鎮中心學校等，作爲施行識字教育的重要機關。這是因爲識字運動、掃除文盲的工作沒有完成，民衆教育不能放棄這種歷史上重大的任務。但是識字教育逐漸進展，其他的工作自然隨之而起；或者作着識字教育必須有其他的教育，如生計改進、衛生運動、公民訓練等。不過民衆所識的字，如不能作爲改善民衆生活的工具，或者幫助民衆發展思想、組織團體、訓練能力等，而只是一種虛偽的裝飾，徒然博得識字教育的美名，那麼，這種識字教育當然不會受勞苦民衆的歡迎，甚至被他們拒絕。過去有許多民衆學校招生